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经典小说文库

怪文盗侠 孙了红代表作

主编：范伯群 范紫江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经典小说文库

侠盗文怪

孙了红代表作

主编：范伯群 范紫江

江苏文艺出版社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经典小说文库/侠盗文怪孙了红代表作

主 编:范伯群 范紫江

责任编辑:章俊弟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20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31-3/I·981

定 价:120.00 元(共 10 册,每册 1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独领风骚的侠盗文怪

——孙了红

范伯群

孙了红的生平是个“谜”。

他的“反侦探小说”的奇案也充满着“谜”一样的悬念。

在大陆的各种现代文学家辞典中，一概找不到孙了红的大名及有关辞条。我的案头也只有一份他的生平的调查报告和多种杂志上所得的零星片断的资料。且容我将这些“零碎”像拼搭“七巧板”一样去窥视“迷雾”中之孙了红罢！

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半月》三卷十八期中，郑逸梅於《说林珍闻·名刺话》中写道：“孙了红的名片有趣极了，是仿宋字印的：中为孙了红，旁有别署野猫四字；反面画

着一黑狸奴，耸体竖尾，圆睁怪眼，大有搏击奋跃的样子。……”这大概是他的自画像。（孙多才多艺。据陈蝶衣回忆：“抗战时期，我曾与他合作鬻扇，他的花卉画，我的不入流的字。”^①）可见孙了红有着一个野猫式的鲁平的灵魂，但是他的肉体却是弱不禁风的肺病患者。

凡是与孙了红有深交的编辑，在介绍他时都异口同声地谈及他身体的“病”和脾气的“怪”。如赵苕狂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的《红玫瑰》三卷四十六期中向读者宣告，孙了红“咯红病剧发，他又卧床不起了”。他要读者谅解稿件的脱期。在该刊六卷二十二期中，赵苕狂又在编者的话中写道：“了红真是一个怪人，常常会失踪的，有时竟至数月之久。这种怪癖性，在带点颓废色彩的青年文学家中，大概是不以为奇的吧？他这一次的失踪，似乎比之以前的几次还要长久一点，几乎在一年以上；现在却又和我通讯起来了……”他高兴地预告，将有精采的小说与读者见面云云。仅举这两次编者按为例，就说明了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孙了红的“病”与“怪”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了。

到了四十年代，当陈蝶衣办《万象》办得火红的时候，他在编者的话中则先说及孙了红的“怪”，再为他千方百计地治“病”。他说孙了红此人“不修边幅，金钱到手辄尽，爱过漂泊的生活；他结过婚，但是没有妻子，却有一个名义上的儿子；了红先生就是这样奇特的人；也就由于他的奇特，在他的笔下便产生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小说人物——侠盗鲁平。”^②但是，在说了上述的话四个月後，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号上，陈蝶衣向读者伸出了求援之手——一双欲救

孙了红出沉疴的灼热的手：“孙了红先生因患咯血症，已由鄙人送入广慈医院疗治，除第一个月医药费，由鄙人负担外，以后苦无所出，甚望爱好了红先生作品的读者们能酌量捐助，则以后了红先生或犹能继续写作。”^③

此后八个月，在《万象》月刊的每期刊物中都载有“兹将捐款诸君台銜列后，以资征信”的名单。捐钱，捐针药，捐补品，甚至捐香烟的读者络绎不绝。影迷服务社还登大幅广告，举行“电影明星照片义卖”，帮助孙了红。可谓感人事迹迭出，如《万象》一九四三年一月号载：“上月捐款中，有汉口梁慧玲之二百元，系汉口十数位小学生所凑集，而以梁慧玲之名义汇来者，热忱殊可感佩，特此志谢。”^④以致在一年之后，孙了红的病体略有起色时就写了一篇《生活在同情中》的随笔：“一向，我有一种偏见，以为我们这个世界，整个的地球中心，除了储藏许多冰块而外，别无所有，而‘同情’之类的字样，也只有字典之中，才能找到。今番一病，使我在人海深处，发掘到了素未得到的东西，竟纠正了我若干年来近乎偏执狂的变态心理。”^⑤这是一只“耸体竖尾，圆睁怪眼”的“野猫”对世界、对人间的鸣谢！

面对这样一位冷眼观世的怪人，要弄清他的生平，实在大大不易。与他熟稔，“爱才若渴”的陈蝶衣在回忆孙了红的文章的开端，就一连说了他的三怪。一、“了红的籍贯，没有人知道。他说话带一些松江（属江苏省）口音，问他是否松江人，他便耸了耸肩说：‘你以为是松江，就算松江。’”二、“似乎在爱情方面有一段难言之隐，真相如何却从来不肯提，向他叩询也秘而不宣。”三、“我认识他时，他

年龄不到四十岁……求他写小说，要请他喝咖啡，陪他摆龙门阵，像孩子一样的哄他。”^⑥看来孙了红的籍贯与生卒年月，都可能成为通俗文学研究者的悬案。前几年毕业的我的一位研究生宋延平於一九八八年元月专为了解孙了红的生平，赴沪访问了柯灵（抗战后期《万象》主编）、郑逸梅、杨幼生（笔名洪荒，当年《万象》助编）和沈毓刚（当年《万象》作者）。郑和沈都认为“孙了红”可能是笔名，四十年代在《万象》投稿时年龄约四十多岁。据陈蝶衣与他在抗战时期的合作，以及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发表作品等事实推断，孙了红约出生於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他的真名可能叫徐震，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初，写稿加注时，用过“徐震扶病附记”^⑦等字样。但后来他又藉鲁平之口说：“以前你著鲁平小说假托一个叫作徐震的口录，以后请将这虚幻的人名取消。”^⑧以致在他的姓名上又撒下一天迷雾。

关于孙了红的卒年，亦只好存疑。最近大陆出版了一本孙了红选集，书名《侠客鲁平》（编选者的苦心大概是想回避一个“盗”字，解脱了他有鼓吹人们去为“盗”的嫌疑）。在前言中提及一九四九年后，孙了红在上海越剧院任编剧，於一九六〇年逝世云云。但我请研究生张缙去调查，一九四九至六〇年的越剧院负责人皆否认有此事实。写信问该书的责任编辑，也不知根据出自何处。

这只“野猫”也就不知所终了。一位有天才的通俗作家竟下落不明。

称孙了红是天才的通俗作家并不过分。一位作家能透过自己的作品博得许多读者的爱戴，在病中，人们慰问备至，慷慨解囊，这并非出自人们的怜悯，而是靠他的作品富有号召力而令读者钦服。所以说“了红先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作家——也是中国唯一的反侦探小说作家”^⑧，是不无道理的。

对孙了红，不仅读者敬佩，而且还被编者视为至宝。陈蝶衣编副刊时，敦请孙了红写连载小说。“报载小说是不能中断的，为了唯恐这位小说家也像侠盗一样的神出鬼没，一时间会找不到他，便请他住到我的家里，一如陈蕃之设一榻以待徐稚。”^⑨但不久他还是杳如黄鹤。后来才知住在一个善堂里。“我曾到善堂里去拜访他一次，他住的是阁楼一间，没有门，只是在楼板上开了一个洞……小得才可以容膝……最妙的是一榻一椅之外虽然室无长物，但却有一个蜂巢建筑在室中的柱上……日久便熟悉了蜂的习性，发觉它们有一种‘色盲患者’的现象，于是获得了灵感，写出了又一侠盗鲁平奇案《蜂媒》。”^⑩看来孙了红的作品得来还是大不易的，构思是缜密而紧张的，所以人称他是小说家中的“紧张大师”。设计固费心劲，写作也特别用力，有时会卜的一声钢笔尖顿时折断。而他写《一〇二》之十一章《大西路之血》时，“在一种近乎紧张的情绪之下，写了一个‘噤’字”^⑪。这一枪似乎打在他的肺部，口中的鲜血涌流，他就是这样被陈蝶衣送入医院的。天才是来自勤奋、深

思熟虑和全身心的投入！

但孙了红最初并非靠反侦探小说起家的。在二十年代初他什么题材都写，在一九二二年的《半月》上他还用文言写短篇，到一九二三年，他习作超短篇，当时称“五分钟小说”，笔调还稚嫩。但他进步神速。不久他应大东书局之邀，成为《亚森罗苹案全集》的译者之一，受了毛列司·勒勃朗这位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以鲁平为主人公，开始涉足反侦探小说，每作还冠以“东方亚森罗苹近案”的副题。但到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在《红玫瑰》二卷十一期上发表《恐怖而有兴味的一夜》。在小说中一个蒙面黑衣人来找孙了红，此人自称鲁平，向孙严肃“发令”：“我将来造成了一件案子，你笔述起来标题只许写鲁平奇案或鲁平轶事，却不许写东方亚森罗苹案等字样，因为我不愿用这种拾人唾余的名字。”他宣告要走自己的路——创新之路。趁此机会，孙了红也自白了写侠盗的“用意”：“因为我感觉到现代的社会实在太卑劣太齷齪，许多弱者忍受着社会的种种压迫，竟有不能立足之势，我想在这种不平的情形之下，倘然能跳出几个盗而侠的人物来，时时用出奇的手段去儆戒那些不良的社会组织者，那末社会上或者倒能放些新的色彩也未可知咧。”自此，在二十年代下半期，孙了红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燕尾须》、《虎诡》、《雀语》可算是当时的高水平的侠盗系列了。他的名字也开始和中国侦探小说的宗匠程小青并驾齐驱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有一个“青”和“红”字，因此小说界戏称侦探和反侦探小说家是“青红帮”。

但真正能代表孙了红的最高水平的作品是四十年代发

表在《万象》、《春秋》和《大侦探》上的系列侠盗鲁平奇案。这第二个创作潮汛也是他的巅峰期。《鬼手》、《窃齿记》、《血纸人》、《三十三号室》、《木偶的戏剧》、《劫心记》、《蜂媒》、《鸦鸣声》、《蓝色响尾蛇》、《囤鱼肝油者》等皆是这一时期的杰作。他一面口中吐着鲜血，一面笔下流着心血，写出一批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值得一提的优秀之作。为了精益求精，在出版单行本之前，他特修改自己的作品，也欢喜改自己作品的题目。如出版单行本时，《劫心记》改名《紫色游泳衣》，《航空邮件》则改名《鸦鸣声》等等。《鸦鸣声》可以视为孙了红反侦探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说明在孙了红的后期，已跳出亚森罗苹案的影响。有了自己的特色。毛列司·勒勃朗喜欢调侃福尔摩斯。在巨盗亚森罗苹与侦探福尔摩斯的斗法中，亚氏被写得生龙活虎，而福氏则“笨如蠢豕”。但孙了红否定了毛列司·勒勃朗的基调。在他的笔下，霍桑也是智慧的化身，但鲁平的手腕更神出鬼没，令人防不胜防。鲁平是“盗亦有道”，他为了战胜“盗中之魔”，有时冒霍桑之名，有时则比侦探先发制人，捷足先登，去占有社会上的吸血鬼们的不义之财；侦探与警局皆奈何他不得。这是孙了红的基本思路。这一基本思路让我们窥视到，所谓胸中满储冰块的孙了红，在内心深处是蕴藏着无限热量的。正因为他充满着人间的同情，才让鲁平去严冷地惩罚吸血的臭虫们，严冷不过是赤热的一种变奏。

孙了红小说的风格也是当时评论家所注目的。人们喜欢用诡秘紧张、冷峭讽刺来概括。这是不错的。但我认为孙了红在写这种波谲云诡的小说时最值得称道的是“满

洒”。他的小说情节是高度紧张的，但作品中荡漾的是风流倜傥的飘逸气概，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可能和这位耳轮上有红痣，喜欢红领带的侠盗鲁平，在作案时的胸有成竹、举重若轻、风度翩翩的“绅士派头”有关，在他的应付裕如中，紧张的情节融化为镇定的“自得其乐”，于是就有一股洒脱风流的气息飘出。

当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犹觉孙了红的作品之可读时，内心不免会发出隐隐的呼唤：“孙了红，你这只野猫，你这个怪人，你究竟倒在何处，走完这人生的长途？”但侧耳倾听，这声音竟是发自陈蝶衣怀忆文章的字里行间。我读过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写的一首《怀孙了红海上》：“万里睽违阙寄声，故人消息未分明。年来久废铜鱼键，犹等相遇说鲁平。”^⑧据他说，当时检得孙在上海寓所的旧址，但寄出后却石沉大海。于是他又作了一首《虚拟得孙了红来书》^⑨，内有“书来正在酒酣时，喜极重为倾一卮”等句。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孙的复信，“虚拟”两字只显出陈蝶衣求索故人于寤梦中的悲凉，更表达了一种情深意切的翘盼。直到一九六六年底，陈在岁暮还作绝望的怀念：“别后云王断过鸿，交欢只在梦魂中。不知说已闲滕口，消得唇间几许红。”^⑩他只能仰天浩叹：“这一位‘侠盗鲁平’的塑造者，明知他已是存亡莫卜，吉少凶多，而犹欲寄系念于诗篇，冀相遇于梦寐，可悲也哉！”^⑪在他的遥忆故人的诗章中，不是为我们平添了一个更沉重的“谜”吗？

【附记】

上面这篇《独领风骚的侠盗文怪——孙了红》是我在1992年为台湾版所写的前言。其中若干资料是我于1992

年在香港大学访学时从香港的一些杂志上搜集到的。后来大陆上也有一些新材料发表。因此我想在这个附记中一并向读者作一追踪介绍。

当我上述这篇《前言》被转载在1995年第5期《苏州杂志》上之后，1996年4月4日的《姑苏晚报》上刊载了杨智强的《“侠盗”孙了红二三事》，对我的文章有许多“实质性的更正与补充”。他写道：

孙了红是个怪人，飘忽不定，来去无踪。抗战期间，了红的《新济公传》长篇连载轰动上海滩，但时常脱期，急得曾任《万象》、《春秋》主编的陈蝶衣找上门去，而他竟常常一别数月，要找到他也真不容易。

熟悉孙了红的人都知道他才思横溢，拆开一只香烟壳子，他也能写下几段悬念。他笔下的鲁平系红领带，叼黑色烟斗，左耳有一点红痣，很多读者想象了红也一定西装革履，一派绅士风度。其实不然。他略有驼背，衣衫不整，落拓不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个“老屈死”。

上海《新民晚报》1993年发过卢润祥的《孙了红寻踪》和金笳的《孙了红追踪》两文，说到秦瘦鸥说孙了红是苏州人，这没有根据。孙了红祖籍浙江慈溪。光绪年间，其祖即在上海开设孙广兴钟表店。父孙友三，倾心丹青，尤善画松，又名孙松，妻须氏，为吴淞望族。友三常年住岳家。

孙了红兄弟三人。了红居长，乳名双喜，学名咏雪；二弟吟雪；三弟啸雪，即我远房姑夫。了红结过

婚，妻徐氏，但婚后性格不合，难以相处，徐氏常年住回娘家。

“八一三”事件，吴淞首当其冲，孙家迁上海老西门。解放以后，又迁重庆南路华安坊。我在五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参加工作，曾多次去过华安坊。这时孙了红已贫病交困。但孙了红又十分善良，乐于济人。我远房伯伯过去也办过小报，与了红又沾着点亲，过往甚密。有一天曾提醒他，看看有无遗忘的旧稿。他真的翻箱倒柜找出一部长篇《青岛之雾》，请人推荐给《新闻日报》副刊连载，得稿费六百元。解放初期的六百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远房伯伯就亲眼看到他时常去接济比他更窘困的穷朋友。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受聘为上海天鹅越剧团编剧，改编过《搜书院》，由丁赛君、筱月英主演。孙了红取笔名狄弥。我问过远房伯伯，这是什么意思？据告，了红认为笔耕收入，主要为了余米买柴养家糊口，取“余米”的谐音。

将我看到的一些新材料互作比较，我觉得要算这篇文章提供的作者生平最为详细。载《新民晚报》1993年4月7日的卢润祥的《孙了红寻踪》虽有一些资料，但主要是希望知情人大家来挖掘和提供孙了红的生平材料。而发表于《新民晚报》1993年6月7日的金笳的《孙了红追踪》是对卢文的回应。他提供材料如下：

1952年，由范瑞娟、傅全香领衔的东山越剧团在

丽都戏院（贵州路北京东路口，今黄浦区物资商场）演出，孙了红的名字首次在该团海报上出现。他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事迹新编了史剧《万古忠义》，接着1953年他正式参加了由丁赛君、筱月英领衔的天鹅越艺社任编剧，编演的剧目有《三不愿意》、《谪仙怨》等；均在卡尔登戏院（今长江剧场）公演。我就是在卡尔登与他一见如故的。翌年了红先生咯血，住凤阳路同济医院（今长征），出院时由我接往我家小住，调养了一个多月。

据了红先生自称，祖居宝山县吴淞镇，确系“本地人”。解放后三兄弟似均无业，家境相当拮据。

.....

1958年，了红先生又病倒。我因故迟了个把月才去他家探问，不料孙先生已与世永诀了。

从这几篇文章看来，他的进越剧团是真。但却不是上海越剧院。无怪张缮到上海越剧院去走访时“扑了一个空”。张缮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姑苏晚报》任副刊编辑。杨智强的《“侠盗”孙了红二三事》就是经他的手发表的。在我看到《“侠盗”孙了红二三事》一文后，又收到卢润祥赠的《神秘的侦探世界——程小青孙了红小说艺术谈》一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有《关于孙了红生平地发现》一文。内容是他访问孙了红几位侄女所得的资料。与《“侠盗”孙了红二三事》不同的有如下数点：

孙了红原名咏雪，小名雪官。祖籍浙江宁波鄞县。

……根据孙了红侄女的回忆，孙了红六十一岁那年，写完反特小说《青岛迷雾》，因结核病复发而与世长辞。而那年，正好是1958年，由此而推算出他的生卒年为1897—1958。

过去由于对通俗文学的“贱视”，相应对通俗作家也不去加以研究，他们的生平资料也缺乏文字的记录，而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也往往一时不易寻觅。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这次，卢润祥的《孙了红寻踪》一文发表后，孙了红生前友好提供了若干线索，致使他找到了孙了红的几位侄女；而我的文章在《苏州杂志》上一经转载，也得到他的亲朋的指点，廓清了我的台湾版《前言》中一天“迷雾”。用发文章来引起知情者的回眸，这是个探索民国时期的通俗作家生平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于拙文《独领风骚的侠盗文怪——孙了红》，从“谜”开始，又以“谜”结束——且让它去“谜天谜地”吧。暂时也就不去改动它了。不过，孙了红的生平中还是存有一些“迷雾”的。例如他的祖籍，是为吴淞镇，还是将他父亲常住在吴淞镇混为了一谈？鄞县现属宁波市，而慈溪乃属绍兴市，那么他究竟是宁波人还是绍兴人？待考。

注释：

- ①⑥⑩⑪⑬⑭⑮⑯陈蝶衣：《侠盗鲁平的塑造者——孙了红》，
《万象》第三期（香港），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发行。

- ②⑨蝶衣：《编辑室》，《万象》第一年第十二期，一九四二年六月号。
- ③蝶衣：《编辑室》，《万象》第二年第四期，一九四二年十月号。
- ④蝶衣：《编辑室》，《万象》第二年第五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号。
- ⑤⑫孙了红：《生活在同情中》，《万象》第三年第二期，一九四三年八月号。
- ⑦孙了红：《玫瑰之影·附记》，《红玫瑰》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发行。
- ⑧孙了红：《恐怖而有兴味的一夜》，《红玫瑰》第二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发行。

目 次

○独领风骚的侠盗文怪——孙了红

..... 范伯群 (1)

□蓝色响尾蛇 (1)

- 一、在深黑色氛围里
- 二、太不够刺激了
- 三、意外的高潮
- 四、保险箱
- 五、凌乱的一切
- 六、两位来宾
- 七、第三人
- 八、怪声
- 九、纸币之谜
- 十、老孟的报告